

難忘父親的呼喚

王澤玲

——追思先父王公續緒及先兄澤濬

我從出生地四川重慶赴香港再轉往雅加達成家，已經整整三十六年了！

從印尼僑居地回到自由祖國亦已七年。在這不算短的人生途中，我有過快樂的童年、愉快的讀書日子、美滿的家庭，更有過值得留戀的婚姻生活。

現在眼看到祖國復興基地臺灣，政治修明，民生樂利，經濟的成長一日千里，這人間樂園、自由民主的樂土，我應該是最幸運、太幸福了！我們滿足於此地的現實，更懷念羈留在中國大陸的親人仍在水深火熱中，度日如年，物質生活不好，精神生活更是痛苦不堪。

故鄉風物不堪回首

故鄉四川重慶的泥土是芳香的，然而通遠門金湯街老家，家人早就掃地出門了！都郵街的精神堡壘、滄白紀念堂的鄒容烈士紀念碑、上清寺的抗戰神經中樞國民政府、歌樂山的林園、南岸的文峯塔、巍峨的復興關以及那聞名國際的共克聖地較場口，都已經物是人非了！還有我唸書的張家花園內的巴蜀小學和曾家岩的求精中學，

更不堪回首。求精中學校址在嘉陵江畔，想當年，每當秋高氣爽，半竿斜陽，恰好又是收拾書包散學的時候，我們可以欣賞點點孤帆，聽嘩嘩的江上船夫曲，別有一番滋味！我住家的金湯街，有位好鄰居唐式遵將軍也住在那裡，他與我父親於中共竊據大陸前，成都危急時，臨危同時受命任職的，父親王公續緒是西南第一路游擊總司令，唐式遵將軍是第二路游擊總司令。

嚴謹的家訓與教誨

父親於民國紀元前二年（一九〇九）畢業於四川陸軍學堂，做過師長、軍長、集團軍總司令和重慶衛戍總司令；一度任四川省政府主席，且當選過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勝利行憲當選西充國大代表，先後任武漢行轅副主任、重慶行轅副主任及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等職。在我們子女的眼裡，老人家忠黨愛國，是一個盡忠職守的軍人，也是一位能詩能文富有文學修養的儒者，一生為國家社會犧牲奉獻，死而後已。

我最不能忘記的，是抗日時期重慶大轟炸後的某夜飯後，父親當着我、大哥澤濬和幾個姊弟

，鄭重其事對我們說：「一個人對國家必須忠，對父母必須孝，對人要恕，對人要忍，不圖私利，寧可自己吃虧，不可佔人便宜！做事更要腳踏實地，第一、要對得起國家民族，第二、要對得起自己的祖宗，最後還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說完之後，並叮囑我們「要牢牢永遠記在心中」，並說「這就是我們王家的家訓」。

民國三十八年，我在印尼參加了基督教會，受了洗禮，研習聖經，回憶起父親以上的教誨，與基督的教訓了無二致，對我成家後做人做事，幫助良多。我是重慶朝陽學院法律系肄業的學生，三十七年與印尼華僑、空軍飛行員胡全一兄結婚後，在離開渝市前夕，老人家把我們夫婦叫到膝前，對我們還有過一次臨別訓詞，他說：「你們不要忘記我今天與你們講的話；今後你們無論去到那裡，作任何事都好，祇是不能做共產黨，信共產主義。我一生最痛恨的兩種人：一是共產黨徒，二是吸鴉片煙的。」

又說：「共產黨的祖國是蘇俄，不是中華民國；它要愛的是蘇俄那個國家，決不會是我們這個中華民國！」

父親這一次的訓話，我和我先生三十多年來一直是一個字一個字的全記在心裡。大陸淪陷，中共僞「總理」周恩來到印尼來開萬隆會議，我就把老人家對我們說過的話講給印尼的親友和我們家人聽，大家都大為驚異。結果，不及三年，北平的中共顛覆份子，終於對印尼蘇卡諾總統的政府，秘密發動了一次政變；到今天十幾年了，印尼政府始終不和北平恢復外交關係，我家孩子們至今仍相信外公說的話是對的。

父親繼續老人是被中國共產黨屈辱監禁而死的，他老人家為國家盡了忠、為民族盡了孝，我們做兒女的永遠引為光榮，感念難忘。

爸爸一生受苦受難

提起父親，兒時的情景就一幕幕的呈現出來。我幼年時，父親在四川省政府辦公，長時間居留成都文廟後街，我們子女多任重慶，就讀於巴蜀學校，因此和父親見面的日子不多。

民國二十九年，父親率部馳赴前線作戰，直至民國三十三年這段期內，回家的機會尤少，祇有一次父親返回陪都重慶述職，參加軍政部召開的會議，我們子女才和他一起玩過幾天。父親離家期間，我們弟兄姊妹四個攜著書包，早出晚歸通學讀書，所有家中裡外事務，全由母親張羅主持，有時郵差送來前線的信，叫我們好好讀書聽媽的話一類的詞句，媽都一段段仔細唸給姊妹們聽。那是對日抗戰最緊張的時刻，父親在烽火連天的前線，仍不忘教訓我們，要我們將來做一個有用的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一生辛勞受苦受難的

父親太偉大了。抗戰末期，他回陪都重慶任職銜成總司令，我們才有機會可以天天看到他，更體認到我們的好爸爸的偉大。

那時我就讀求精高中，放學回家一有閒空，父親便會呼喚我站在他的身邊，教我如何磨墨，替他張開宣紙看他為朋友題字。他是寫魏碑的，經常有人登門求字，一卷一卷的宣紙，高高的堆在書臺上。有時題寫好了一首詩，或自己填好了一闕詞，他總喜歡教喚我去學他吟唱，隔了一天兩天，還要我朗誦給他聽，如果我朗誦得一字不錯，他便把櫥櫃的巧克力取幾顆出來獎勵我，誇讚我是我們王家屋的蔡文姬。

父親不喜歡在外應酬，辦公回家獨個兒關著書房門讀書吟詩練字；偶爾也喜歡搜集古董，並能辨別古董的真偽。我家隔壁的唐式邈老伯經人介紹，買了兩個古董花瓶，邀父親到他家去鑑賞，我也被帶了去。經過父親仔細觀察後，鑑定那對花瓶是贗品，而且說出現貨假在那裡。唐老伯聽了後大呼上當，說要聘我父親作唐公館的古董顧問。父親除了文武兼備，更熱愛藝術，記得某年他曾函邀書畫名家齊白石到重慶作客。齊老前輩每日在父親書房中作畫刻字，我們全家大小、上上下下每人都有一幅他所題贈的畫。有一個小下女瑞華，齊老對她特別喜愛，為她畫過幾大捲畫，後來她返回資中老家，竟把那些畫用來貼在窗上擋風，真是有眼不識好貨。這些往事曾一度成為我家趣談的資料。

姪女反川查出死因

憶述了父親和家中往事之後，現在述說父親和先兄王澤濬被中共迫害殉難的經過。

先兄澤濬曾任國軍四十四軍軍長，先兄的幼女，為了詳細瞭解她祖父和她父親先後殉難的經過，曾於民國七十一年八月中旬，專程經新加坡轉入中國大陸。最先在北平停留兩週，摸清初步實際情況後，於八月二十九日抵達成都。

九月一日，她一人直闖成都市文廟後街四十四號中共四川省公安廳辦公處，當由一馬姓共幹接見，並相互問答如下：

馬某首先答覆說：「有關你先祖父王續緒和你先祖父王澤濬在四川監獄和戰犯管理所先後逝世的經過資料，早已結案歸檔，檔案現全部存放在雅安。」

他又說：「你先祖父王澤濬死前所住的『撫順戰犯管理所』現已撤銷，但我們將設法盡力協助你獲得他的有關資料，可能一週之後才能有回音。」

「那麼，我先祖父王續緒的資料呢？」姪女再問。

歸葬成都磨盤公墓

馬答：「你先祖父於一九五七年化裝逃離四川，經由廣東深圳地方即將進入香港時，為我方工作人員查獲被捕，被捕時搜出有『反攻大陸計劃書』等『反革命證件』多種及美鈔若干，解回成都後，又在他居住處再搜出反共詩詞無數。」

「再後又如何處理呢？」姪女又繼續追問。
「由於你先祖父反革命罪證很多，有關方面

特在成都市青羊宮內，舉辦「王縱緒反革命罪證展覽會」三天，指定所有機關學校每一單位，各派代表二人前往參觀。」馬又說：「王縱緒的罪名是『戰犯和現行反革命』。之後，即被關入成都文廟西街四川省監獄。」

根據家姪女第三次往訪四川省公安廳，係由一李姓女共幹口述，馬某在場監視，而由她用「中共四川省委黨校稿紙」抄錄的資料是：「王縱緒歿於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廿三日午後七時五十分。四川省醫院法醫證明為水腫、低血糖休克，死於成都文廟西街省立監獄，係土葬於成都磨盤山公墓。」

父親！您的正式死亡證明書，已經由女兒在此向您的戚友鄉親們公開了，您未跨出深圳關卡，踏上自由樂土而死，您太可憐了！

遺物只有刀片幾塊

述完了父親殉難的實情，再談我大哥澤濬被俘和瘦死戰犯監獄的另一個經過。

一張「中國人民解放軍撫順戰犯管理所軍事管制小組」的公文紙上，用原子筆寫了一份有關大哥的死亡通知書如下：

「○○同志：你父親王澤濬於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因腦出血昏倒後，經多方搶救無效，於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九日十四時卅分死亡，我所已將其火化，骨灰現保存我所，你們如要骨灰可前來領取或來函由我所代為寄去，望回函！撫順戰犯管理所一九七四年三月二日」。家姪女在澤濬大哥檔案抄來的資料是：「王澤濬歿於一

九七四年一月十九日，死因為腦溢血、心功能衰竭，死於撫順戰犯管理所。」大哥的骨灰，是由「撫順戰犯管理所」於一九七四年七月四日用郵寄四川漢源家姪住處的。收到的骨灰盒，外附有一封公函，也是由戰犯管理所具名的，函稱：「○○同志：來電收到，現將王澤濬的骨灰與所遺之物計刀架一個、方鏡一個、刀片四片，一併寄上（物在骨灰盒內），望收到後寫一字據寄來，以便完備手續，千萬！」

民國七十二年九月十五日，家姪女陪同寡庶母由成都搭汽車赴漢源家姪處附近奠祭先兄靈骨。

衛國盡忠死得其所

從靈骨寄放處某友人手中，借讀到「淮海前線記事」一書（係中共限供內部參閱資料），內記載大哥被俘經過及犯罪事實至詳。該書記載：大哥係於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在碾莊車站南站交通壕內被俘，身着灰色土布士兵制服，臀部上有一大破洞。十九日被帶到共軍辦事處，記錄上說「他走路大搖大擺」，問他：「你是配備不好的四川軍，為何要代配有美式裝備的黃某某來把命拚？」他答說：「老子是軍人，服從命令第一，拚命不拚命，賣命不賣命，關你屁事！」

書中又說：王澤濬曾將徐向前從四川打到西康，翻過泥巴山，打到天渡河。抗日時期與劉伯承對抗，抗戰後在東北屠殺「中國人民解放軍」，淮海戰役使共軍死傷慘重……等。

關於碾莊之戰，中共在成都拍有軍事電影播

放，碾莊馬路牆壁上，放印出「打倒王澤濬」的字幕，且有電影連環圖畫，描繪出大哥這位「戰犯」所犯的罪惡。

親愛的大哥，你從前笑著向弟妹們說：「我會是一個勇士」，現在你殺敵致果、衛國盡忠，牢獄二十六年而死，死得其所。大哥，您勇士的心願算是得償了！

洗硯洗筆聽您呼喚

親愛的大哥！你的骨灰，存放在你的親人手中，有一把剃鬚刀、四塊刀片、一面方鏡，伴隨你殉葬在骨灰盒裡。基督說：「空手而來，擺手而去。」你走得如此乾淨俐落，百事了了，但可憐的你，還能想到你的這點遺物，會使你的親人、戚友、鄉親，流下千萬滴眼淚麼！

我敬愛的爸爸！您未能跨出深圳，進入自由的樂土，讓您攜帶的祖先總統蔣介石的萬言書和反攻計劃書，落入毛賊的魔掌裡，相信您會死不瞑目，永遠不會甘心的！但您可以滿足的，您教訓我們要為國家盡忠，為民族盡孝，而今您都先我們而實踐了，您對得起我們的祖宗，對得起您的良心！成都磨盤山的北風凜冽，您此刻已不怕再傷風了嘛？爸爸！您安心長眠吧！您閒來吟詩寫字時，但望您不要忘記叫您疼愛的女兒來為您展紙磨墨，洗硯洗筆，聽您呼喚！

寡娘、寡嫂日昨有郵書到此，信上說大陸黑地獄的稀飯現已勉強可以讓她們吃飽！這裡三個住在海外天堂的孤兒孤女，在此合十向您叩拜，爸！大哥！你們笑吧！你們會知道嘛？